

趙紱章著

明末痛史演義

益新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處

天津 江東書局 漢口 東璧圖書社
北平 自強書局 杭州 問經堂
廣州 共和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著作者 玉田趙紱章
出版者 莫釐錢青
印刷者 益新書社
總發行所 益新書社
分售處 南京新民書店
各省大書局

益新書社
上海麥家圈A字一號

歷史小說
明末痛史講演

全部六冊定價洋二元

明末痛史演義目錄

玉田趙絨章著

卷一

- 第一回 談朝政科第得真儒 述往事煞星開劫運
- 第二回 對平臺崇煥督師 掠關中迎祥倡亂
- 第三回 中反間皮島失長城 惑讒言督師收詔獄
- 第四回 張獻忠負心殺故友 洪承疇紓策捕羣雄
- 第五回 妖神廟祈嗣感兇魔 米脂驛竊妻歸大盜
- 第六回 高應元大鬧白雲山 張夫人獨拒點燈子
- 第七回 戰南原變蛟破敵 守武安良玉鏖兵
- 卷二
- 第八回 孔有德叛命登州城 陳奇瑜縱賊車箱峽

第九回 焚皇陵流寇肆兇淫 戰湫頭將軍盡忠節

第十回 三軍有懼喜賦桑中 七項伏師捷聞峽口

第十一回 盱眙令移孝作忠 空隱僧鑒微識遠

第十二回 賺宛城流賊投誠 犯京畿清兵入寇

第十三回 盧象昇鉅鹿隕將星 郝鳴鑾房山遇俠女

第十四回 雲娘設計刺獻忠 良玉興兵擊羅寇

卷三

第十五回 捐戚畹引動九蓮仙 會兇魔牽來紅娘子

第十六回 十八子宋矮進讖符 福祿酒藩王遭慘禍

第十七回 腊妖蛇千古奇聞 賜祭文一場笑話

第十八回 李自成水灌開封城 羅汝才兵犯陽武縣

- 第十九回 掘獻陵疾霆示天威 陷武昌長江沉帝子
第二十回 張獻忠見侮狗皮仙 李自成慘屠鳳翔縣
第二十一回 無逸殿聖主傷懷 蜀江營異人試法
第二十二回 拜仙臺累几上層霄 寧武關丸泥失隘口

卷四

- 第二十三回 殉社稷弓劍愴煤山 破都城銅駝罹荆棘
第二十四回 吳將軍縞素借清兵 睿親王旃裘主中夏
第二十五回 福藩王繼統南都 史閣部視師江北
第二十六回 小朝廷馬阮肆奸貪 大火併牛李殘羽翼
第二十七回 陷城都異夢感神 戰土橋兩雉角武
第二十八回 豫親王兵下江南 張獻忠慘屠巴蜀

第二十九回 鳳凰山箭殪八大王 睢州城計陷翻山鷄

第三十回 排紛解難上相殫孤忠 檻鳳囚龍朝端傳異獄

卷五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磯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第三十二回 左崑山絕命九江城 史可法殉節維揚郡

第三十三回 青燐碧血十日記揚州 危幕積薪兩奸策京口

第三十四回 天子無愁倉皇下殿 將軍有勇慷慨捐生

第三十五回 殘山賸水賦就哀江南 別鶴離鸞吟成藤蕪怨

第三十六回 代充戍隸卒著高名 遣刺客將軍試毒手

第三十七回 鄭芝龍據閩通清 黃道周徇贛遇俠

第三十八回 松江郡衆義抗淫威 江陰縣雙忠顯奇節

卷六

- 第三十九回 警驕帥一束留詞 遁空門九宮悟道
- 第四十回 羅公山大盜伏誅 徽州郡遺臣薦士
- 第四十一回 天一誅惡祁門嶺 黃澍計奪叢函關
- 第四十二回 國香吟感物傷時 孝經冊遺友見志
- 第四十三回 錢塘飛渡天意厭朱明 山谷行吟人謀捉馬相
- 第四十四回 援衢州龍友興兵 失九龍葛嫩抗節
- 第四十五回 棄仙霞君妃同命 會安平父子離心
- 第四十六回 破贛閩戰事小收場 在正朔海隅大生聚

明末痛史演義 卷五

玉田趙紱章著

第三十一回 柳敬亭洩秘西築礮 左寧南興兵東犯闕

不題南都傀儡政局。且說李自成竄入西安。被清人殺得亡魂落魄。忙命賊將劉芳亮扼守潼關。不消幾日。探子飛報。芳亮戰沒。全軍四潰。大清兵馬飛風殺來。自成大驚。只得親率馬步兵將。急去迎敵。半路上。賊將馬世耀將所部七千人。拔隊降清。自成越法心慌。當即迎戰。只鬧得丟盔卸甲。星夜跑回西安。料得這裏穩不住屁股。便縱起火來。將西安全城燒起。由龍駒寨走武岡。入襄陽。又趨向武昌方面。清人趕到。一面撲救餘火。命將駐守。一面分兵兩道。晝夜窮追。這時那清豫親王多鐸。下江南的一般兵馬。業已分兵三路。出南陽。及虎牢關。龍門關。同趨歸德方面。攻克郟城上蔡諸縣。所過之處。望風納款。巡按御史凌嗣。與他姪兒潤生。死事最烈。河南一帶。大半歸清。警聞

報到。可法累疏告急。那知馬阮兩人。這當兒全副精神。只在防備左良玉身上。原來自黃澍得罪士英。匿入良玉軍幕。馬左兩人。勢同水火。又至王之明事起。良玉疏詞。十分激烈。那清君側的意思。已隱隱躍躍。馬阮兩奸。如何不省得。登時日夜密議。謀築那下游板磯。倡言作西防預備。風火般緊急。動起工來。可巧先一月。左良玉幕中。有個辨士。此人辨論詼諧。舌鋒絕倫。因他遊歷公卿。素與大鍼熟稔。便遣他通意大鍼。請捐棄小嫌。共圖王事。這辨士來了月餘之久。也不曾得着大鍼甚麼要領。倒將馬阮議築板磯的事兒。探聞明白。不由心下暗歎道。如此一來。兩下結兒。越法難解了。便匆匆辭別大鍼。回轉良玉軍中。你道這辨士是那個。他操業雖微。却名動公卿。倒是風塵中一位奇士。今且閒中著筆。將他事跡約略述來。話說秦州鄉間。有個曹姓孩兒。自幼無依無靠。孤身一口。整日價東飄西宕。過那愁苦光陰。

仗着聰慧機警。竟粗通文義。閒暇時好看稗官野史院本評書之類。肚兒內裝滿了許多故事。但是性子獷悍敢爲。自己取名敬亭。不知怎的。這點點年紀。竟鬧的官中名捕。他一氣兒逃至盱眙縣。舉目無親。餓得肚兒只管學老鷓鴣叫。起初還當買點隨身衣服。後來只賸兩件破衣覆體。終日苦着臉兒。臥在旅店破藁薦上。還只管挾着本稗史看誦。有時看得高興。半夜三更。便大呼小叫。連說帶唱。鬧得滿店客人。都不安生。店主厭惡的甚麼似的。便笑他道。你這麻廝兒。既好嚼蛆。便到市上說說書。唱唱鼓詞兒。那裏不趁幾個錢。不强似整日挺尸麼。原來敬亭生得又黑又麻。一張俏臉。如諸葛子瑜一般。好個得人意的樣兒。當時大怒。跳起來剛要發作。勿又一想。轉笑吟吟奉了主人一揖。道。多承指教。真個整整衣衫。跑到市上買柄扇兒。又與說書朋友借了塊醒木。安詳詳步到市上熱鬧之處。就附近肆內。借了几橙。開起場來。

那盱眙雖是臨江小邑。也甚繁盛。四方過客。並諸色人等。無不畢具。當時見敬亭落落拓拓。還是個十餘齡的孩子。心下納罕。便都圍攏來。要聽聽技藝。登時圍了個拷栳圈兒。萬目睽睽。都注在這張麻臉上。可笑敬亭他何曾幹過這種營生。也是天生神技。只見他一臨書場。彷彿如名將臨敵。精神百倍。猥瑣之狀。全然淨盡。活脫另是一種風神。當時說罷。照例的江湖科白。便細細演起水滸傳中武松打虎一段書兒。從景陽岡下。店中飲酒述起。已然淋漓突兀。將個大醉的武都頭。雄心豪氣。渾身是胆。和盤托出。字法句法。鏗鏘頓挫。或喁喁如兒女細語。或滔滔如春潮直瀉。忽而勒勢如峻坂之馬。忽而突起。如赴敵之軍。大家聽得。已然點首。及至述到武松醉後。踉跟出店。疑主人反有歹心。大聲斷喝。敬亭振臂作出氣勢。牙關內迸起一個春雷道。只這一喝。那店中缸兒。甕兒。罈兒。盆兒。都嗡嗡有聲。大眾聽到這裏。不由喝起連

環大采。敬亭提口氣。接說下去。由過岡直到打虎。真個活跳如生。簡直將風聲月影。草石樹木。嶙峋凌亂。並虎嘯剪尾聲。武松吃驚。吆喝聲。棒聲。拳腳聲。人虎撲跌相擗聲。一一傳寫出來。將大家聽得。目定口呆。心搖股栗。幾乎要爭先逃跑。只聽拍的一聲醒木。戛然收科。敬亭起身拱手。大家方悟。此身原來在盱眙市上。（奇人奇技。必須此奇筆傳出）從此爭相傳譽。敬亭每日得些錢。胡亂混去。過了些時。敬亭鬱鬱不樂。便搭伴渡江。倚着行李。歇息在江干老柳之下。那時正當初秋時光。只見那柳一絲絲垂下長條。迎風搖蕩。葉始微黃。乍染秋色。敬亭見了。若有所感。攀着條兒。雙淚忽落。慨然道。這個柳字。可愛得緊。我從今要以此爲姓了。衆客不知他避捕底裏。都覺他詼詭多端。便大笑分手各去。從此敬亭往來吳越。所至之處。盡皆傾動賢豪名流。每有讎集。座中如無敬亭。大家便唾道。真真大煞風景。後二十年。當日那同

行之客。聞得南京有一柳生。善談論說書。與當時江湖間著名藝客。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齊名。衆客也不在意。一日有一客偶赴金陵。在人家座上。無意中遇着柳生。仔細一看。原來便是敬亭。麻臉兒却蒼老了許多。詞鋒雋妙。越法絕。藝入神。那時寧南侯左良玉。雄鎮武昌。幕府遊客。衆流雜進。良玉幕氣已乘。頗厭兵事。軍中多暇。每與清客們談笑廝混。常恨無雋快之士。陪侍清娛。恰好某大將。因事與良玉存些芥蒂。適值敬亭遊至大將軍中。大將知他舌辨絕倫。便煩他作個使客。通書良玉。釋憾結好。敬亭慨然請行。結束停當。買一葉扁舟。直赴武昌。良玉那裏。早得探報。久聞敬亭。是天下辨士。思量規他膽氣怎樣。便大整軍威。齊集士卒。由轅門直至帳下。戈戟長刀。明晃晃。森列如林。傳呼如雷。一迭聲促敬亭進。見當時鴉雀無聲。好不嚴肅。只見敬亭緩步而進。左右望望。沒事人兒一般。直至帳內。拜叩如禮。致過書札。並

將命之意。便摩着肚皮。只嘆餓。登時索到殺酒。痛飲大嚼。隨口應對。無不機鋒雋快。談笑更出人意外。良玉一肚皮拂鬱牢騷。結了個偌大疙疸。那消他幾句話兒。竟頓然冰釋。不由把臂大悅。恨相見之晚。一日與敬亭燕坐閒談。良玉輕裝緩帶。倚着隱囊。略略有些倦意。貼着眼向敬亭道。若是太平之時。聽你所說書中故事。都是草莽豪猾。殺人放火的勾當。幾乎疑你慣會杜撰。鬼話連篇。不想今日時局。竟一樁樁親眼見了。說罷意氣慨然。霍的跼起身。兩臂作個開弓勢。對鏡徘徊一番。歎道。俺良玉一副銅筋鐵骨。也是百戰健兒。中原未靖。年髻向老。可歎得緊。說罷回顧侍者。取出兩幅圖畫。懸起來。對敬亭道。柳生且看此畫。便是俺生平之志。敬亭偃着身兒。仔細一看。原來却是良玉小像。畫得甚是精妙。首一幅是行軍光景。題的是關隴破賊圖。第二幅畫得良玉。是芒鞋棕笠。杖策入山。彷彿功成歸隱的光景。却是圖中還畫

著一個侍者。荷擔相從。細審面貌。却是良玉愛將陳秀。恰巧這陳秀。方得罪良玉。一定要把他殺掉。諸將力求。不能挽回。敬亭心中一動。趁勢嘖嘖歎賞。又假作不識陳秀。對良玉道。呵。這侍者面目熟得緊。却是誰呢。良玉告訴於他。並說他得罪之故。敬亭似聽不聽的。只目注圖上。嘴內唧噥道。論起來。得罪元帥。應當殺掉。只是陳秀蒙元帥寵遇一場。便是入山高蹈。還令他頃刻不離。今日殺掉。恐千秋萬歲後。這兩幅畫兒。流傳下來。未免有些缺欠了。良玉聽了。竟默然意解。正談之間。恰有人餽來黃柑。酒。良玉鼓起興來。便與敬亭開樽小飲。須臾酒罷。敬亭敲起鼓板。說了秦叔寶發配幽州。拜見姑娘一段書兒。這段書寫英雄落魄。世態炎涼。姑姪相逢。悲歡交集。以至羅公帥府兵馬雄威。本來有聲有色。再到敬亭舌尖一陶鎔變化。端的是淋漓盡致。只聽得這位甯南侯。忽而掩淚唏噓。忽而願盼自雄。忽而撫髀憤歎。原來

他生平所遭。這段書一節節恰搔着癢處。從此良玉越法敬愛於他。這便是這辨士出身大略。（夾入敬亭小傳異樣精彩）且說良玉自抗疏爭論東宮後。靜聽幾日。無甚麼消息。但有官樣文章。寄諭於他。未免老大不悅。偏逢馬士英不睜眼睛。不多幾日。又裁去他許多軍餉。只氣得良玉暴跳。每逢南京士大夫偶到軍中。便傳出馬阮許多德政。這積憤也非止一日。究竟以事體大躊躇未發。那知早被黃澍看在眼裏。原來他曾累勸良玉去清君側。良玉總猶疑不允。這日便趁勢進言道。自古奸相在朝。大將豈能立功於外。不但如此。偶一不慎。還須陷於刑辱。元帥不見柳生說那風波亭一段故事麼。（本地風光說來恰合）良玉悚然失驚。方要回答。只見人報柳相公回來了。須臾敬亭行膝氈笠。苦喪着麻臉。襯着花白短鬚。匆匆進來。長揖就座。一語不發。只咕着眼望着黃澍。良玉見他神氣可笑。便笑道。柳生擾了阮翁好

東道快些道來。爲何作這蹊蹺樣兒。敬亭應聲道。東道自是東道。西防還是西防哩。兩語千錘百鍊。何等機鋒。省却多少敘事贅筆。且恰合柳生口吻。

良玉尙在未覺。那黃澍最是機警。不由呵叻道。難道板礮地面。有甚麼動作麼。說着直立起來。敬亭一笑。方纔一五一十。述說一番。良玉這一氣非同小可。不由頓足叫道。西防防些甚麼。不過防我罷了。黃澍知時機已至。便道。元帥且將息身體。慢慢再議。當時各散。黃澍出帳。更不怠慢。便遣人分請三十六營大將。掌燈時分。都陸續到來。良玉且自不出。只說抱病。委黃澍接待。少時衆將列坐。談過數語。忽見黃澍愀然不樂。滿面淒涼。歎道。時局如此。奸權當道。元帥原欲與諸君共生死奮功名。誰料風波日險。所志不遂。又恐日久遭奸臣辣手。因此元帥灰心。決意歸隱。此後弩力王室。克復神州。都在諸公身上。便是黃澍也要寄迹山林了。說罷遂將馬阮近來。與良玉齟齬各事。